

纵谈梨园春秋

万伯翱◎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纵谈梨园春秋

万伯翱◎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纵谈梨园春秋 / 万伯翱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511-1450-9

I. ①纵… II. ①万…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8077号

书 名: 纵谈梨园春秋

著 者: 万伯翱

策划统筹: 张晨光 张采鑫

特约编辑: 马思猛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450-9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伯翱兄戏缘见证记（序）

□ 马思猛^①

北京奥运之年，伯翱兄约我一起撰写了一代京剧名伶孟小冬评传《氍毹上的尘梦》，并于次年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想不到2013年春天又在台北出版发行，受到各界关注，引起一定的轰动。台湾各主流报刊、电视台纷纷报道，并有多家媒体采访了伯翱兄，看到他的消息真使我击节吟贺起来。

今又承蒙花山文艺出版社将伯翱兄曾发表过的有关戏曲方面的杂谈择选汇集成《纵谈梨园春秋》一书出版发行。京剧艺术博大精深，伯翱兄虽非门里出身，只凭戏迷的一颗热心、爱心，几十年如一日，业余客串撰写“看戏随笔”，综述梨园故事，与读者共飨，令人心生敬佩。

伯翱兄与京剧结缘，应源于我和他儿时的交往。我们还在北京育才学校读小学的时候，由于我父母工作之便，近水楼台，

^① 马思猛为著名戏剧家马彦祥的长子。出版作品有《攥起历史的碎片》、《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马衡对汉魏石经的研究和〈汉石经集存〉成书始末》，以及《不该遗忘的历史 不该遗忘的人们》、《一九四八年马衡的抉择》等“故宫学”学术论文。



就经常带伯翱兄上“大众”、“吉祥”、“长安”等戏院，观赏母亲和中国京剧院二团的演出。张云溪、张春华、母亲云燕铭、沈金启在《三打祝家庄》、《猎虎记》等戏中饰演的梁山英雄好汉给少年伯翱兄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并开始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追星”生涯，每逢适当场合和机会，便鼓足力量与他心中敬重崇拜的戏曲演员攀缘，和他（她）们交流，谈戏论戏，其乐融融。记得1958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中和戏院看李万春的《落马湖》，散戏后，这位老兄非要我陪他去后台看看李万春、李小春，当时李万春先生刚刚被错划为“右派”，但伯翱兄并不介意，想借此机会与名角儿相识，我只好厚着脸皮陪他去后台自报家门。如今已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工作环境多有变化，从事职业也各有不同，唯有对京戏的痴迷情结从未改变。也正是这对京剧的痴迷、喜爱，几十年来，他不断采访菊坛名流，撰写梨园杂谈、人物春秋，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振兴京昆协会所接纳，俨然从心底里以梨园中人而自豪了。

伯翱兄广交梨园界明星艺友是在“文革”以后，传统经典戏不断上演。那是1978年，他在郑州总参炮兵学校外训大队服役，刚刚经历了十年文化浩劫，喜闻中国京剧院二团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等著名艺术家复出来豫巡演。他从报刊得到消息，便于公演当日向学校请了假，匆匆忙忙乘火车赶往许昌人民剧场。那天上演的剧目是《猎虎记》，售票处迎接他的是令他极度失望的“票已售完”四个大字，“这，这便如何是好？”伯翱兄情不自禁地用韵白默默念叨……马上就要开戏了，他仍没有等到退票；情急之下，便闯进后台化装室找到自幼就崇拜的张春华先

生，自报家门。刚扮好戏的张春华先生望着这一身戎装飒爽的青年军官，听完他的陈述和看戏的要求，满口京腔京韵和蔼地笑道：“您是思猛的同学啊！这会儿上哪儿给您弄票去，您就在二幕那儿看吧，思猛小时候燕铭同志常带着他上后台来，就让他在那儿看戏。”说着，顺手把他自己的一大茶缸子茶水递给“小万同志”，把他领到上场二道幕旁，说着说着，戏开演了。春华先生的爽快热情令伯翱兄意外和感动，这后台蹭戏的一幕更让他终生难忘。从此，万伯翱和张春华先生结下了忘年之谊。

出于对京剧艺术的酷爱，伯翱兄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星交友，谈戏论戏，为之呐喊，为之呼吁，为之奔走，为之举荐，为之宣传，为之立传，和许多京剧名家和青年演员结下深情厚谊。

据我所知，几十年来他先后与梅葆玖兄妹、王金璐、李万春、叶盛长、杨春霞、孙正阳、张春华、云燕铭、李宗义、袁世海、钱浩梁、谭元



2008年著名程派传人张火丁（左）特邀万伯翱为该团顾问。



2008年10月中国戏曲文化大观园奠基仪式后万伯翱与剧协主席尚长荣（右二）论角谈戏。



万伯翱与钱浩梁（右）在北京新居合影。



万伯翱与李维康（左）参观庞中华硬笔书法展。



纵谈

梨园春秋

4



万伯翱到哈尔滨家中看望云燕铭（右）。



万伯翱与梅葆玥（右）和王树芳（左）合影。



万伯翱与马思猛（左）少年时合影。



万伯翱在台北采访孟小冬之女杜美霞女士（左）。

寿、赵燕侠等老艺术家结成忘年交，和耿其昌、李维康夫妇，刘长瑜、尚长荣、叶少兰、王玉珍、刘秀荣结为好友，并与青年优秀演员张火丁、李胜素、于魁智、孟广禄、张建国、李军等素有交往。伯翱兄待人诚恳、热情、不计名利，乐于助人，颇有山东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气质。他长期尽其所能地为伶界排困解难所做之善事义举博得了梨园界的信任和尊重。

《纵谈梨园春秋》一书即将出版，内容包含了百年梨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既有名伶孟小冬、言慧珠、云燕铭的传记，又有开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与戏剧的情缘和趣闻轶事，还有作者的看戏随笔、追忆戏友的杂文，诸文汇集，出场人物几乎囊括了百年梨园众星，他（她）们一一在伯翱兄笔下登台亮相，演绎着各自所处时代的舞台艺术经典及风雨兼程求艺路上的无比艰辛。《纵谈梨园春秋》诸文搜集了大量详实史料，以多视角为我们奉献了一部中国百年京剧

史，犹如一部连续剧再现梨园故事，令我读来回味无穷。伯翱兄几十年在文学创作上不懈追求，笔耕不辍，其辛苦只有自己体会得到，而我相信他在对中国京剧艺术的痴迷与艰苦探索中，所获之享受也是常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伯翱兄以散文、杂文见长，主要作品有《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以及《元戎百姓共垂竿》等。他首开先河的钓鱼散文曾多次获奖，正所谓：

文坛菊坛翼双飞，有谁能知艰辛味。

六十春秋苦追逐，痴迷终得报春晖。

目 录

伯翱兄戏缘见证记（序）	马思猛 1
-------------------	-------

第一辑 名伶传记

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节选）	3
说不尽的绝代坤伶——言慧珠	127
风雨兼程求艺路 ——云燕铭的艺术人生	152

第二辑 伟人戏缘

毛泽东主席看戏轶事	215
周恩来总理的戏剧情缘	238



纵谈

梨园春秋

2

第三辑 随笔杂谈

跛脚“尤三姐”

——访荀派名旦孙毓敏 261

艺精德高的叶金援 263

灵凤正满碧桃枝

——江南名旦吴江燕特写 265

一代京剧艺术奇才李少春 267

悼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271

追忆云燕铭 274

看史诗京剧《赤壁》忆戏改之路 278

我所知道的齐如山 287

弘扬国粹 德艺双馨

——赞评高派传人倪茂才 294

重睹海公哭吴伯

——三十五年后重看《海瑞罢官》 298

名伶传记<<

第一辑

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节选）

引 子

六十年前，一出孟小冬的《搜孤救孤》能在上海滩唱得万人空巷，吸引了川陕平津台等地甚至旅居国外的戏迷都不惜重金坐飞机买黄牛票来听冬皇的戏；唱得五十万元（旧币）一张门票，竟被黄牛炒到五百万元一张，还买不到；唱得买不到票的戏迷为了收听实况转播争相购买无线电（收音机），竟使上海滩无线电脱销。

孟小冬不愧为京剧舞台之“冬皇”，她创造了中国京剧史乃至中国戏剧史的奇迹。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孟小冬的大名却在大陆销声匿迹长达半个世纪，这也是中国京剧史中的一桩咄咄怪事。此虽隔世旧闻，不妨拂去历史尘埃，供时人饭后茶余之谈资。

京剧，清光绪年间形成于北京。其前身为徽调，通称皮黄戏，同治、光绪两朝，最为盛行。道光年间，汉调进京，被二黄调吸收，形成徽汉二腔合流。清末统称皮黄戏。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皮黄班接踵去上海演出，因京班所唱皮黄与同出一源、来自安徽的皮黄声腔不尽相同，上海观众遂称京皮黄为“京调”，以示区别。民国以后，上海梨园界全部为京班



孟小冬



所掌握，于是正式称京皮黄为“京戏”。

“京戏”一名，实始自上海，而后流传至北京。近百年来，这个剧种遍及全国，已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种。因北京于1928年至1949年间曾改称北平，故一度亦改称平剧。1949年后，随着北平改为北京，复称京剧。

话说当年梨园前辈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余叔岩祖父）等弘扬皮黄光大乱弹，在由皮黄过渡到京剧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程长庚之徒谭鑫培幼年随父谭志道进北京，入金奎科班学老生，因其父有叫天之称，故其艺名小叫天。谭鑫培出科后搭永胜奎班和三庆班演出，汇前辈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卢胜奎、周长山等各家之长，不顾许多老顾曲家的反对，对一些传统剧目的唱腔及表演，进行了大胆精心设计和改革创新。因此，获得广大观众欢迎，渐独成一门之艺——谭派，是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

谭徒余叔岩精益求精，再创余派，遂有“无腔不学谭，无派不熏余”之说。数十年来，学余之须生，虽不计其数，然得其真传者，当首推伶界“冬皇”孟小冬一人。孟氏冰雪聪明，资质绝伦。其立雪余门之际，正值余艺炉火纯青之时；众所周知，其师徒之友情逾父女，故能得余倾囊相授薪火相传。孟小冬的一生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且能够在戏剧史上留下盛名，并不仅在于她戏唱得好，还基于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冬皇”的崛起，为女演员在京剧舞台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深获舆论的赞扬。二是她面对坎坷人生表现出的极高人品，所受到人们的尊敬，远胜于那些纷纷扬扬传说中的离奇故事。

1977年5月25日傍晚，在台湾台北市信义路的一所小公寓里，5月下旬的台北已是湿热难耐，对于患肺气肿的孟小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哮喘加上咳嗽折磨得她整夜难眠。那还是头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孟小冬虚年七十，友人弟子起哄非要为其做寿，活动持续两天，第一天先在家中摆两桌席，女儿杜美霞陪着她赴法华寺诵经，这是孟小冬到台后，年年生日必做的“功课”；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业公司招待所开寿宴，弟子亲朋欢聚一堂。兴致所至，孟小冬和弟子钱培荣合作清唱了《定军山》，接着又来了一段上海滑稽戏。两天下来，孟小冬又累又兴奋，隔天就患了重感冒，竟一病卧床不起。她始终婉拒亲友们再三劝谏去医院就医，几日来

久卧病床的“冬皇”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她希望自己利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静静地回味一下自己酸甜苦辣的一生，向一直守护在身边的杜美霞挥了挥手，示意自己想要静躺一会儿，美霞细声细语地说：“妈咪，有事情按铃叫我。”照例轻轻地亲吻了她嗣母的面颊，转身离去。孟小冬慢慢地合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辉煌伴随着凄凉的故年旧事……

1949年，她随杜月笙离开了自己的戏迷和故乡，从此告别了自己人生的辉煌。她本打算终老香港，不幸，1966年大陆发生了十年浩劫的“文革”，传统戏曲艺术被革命京剧样板戏所取代，旧时的艺友的命运，比起当年称霸上海滩的黄金荣的下场还惨，令她在两岸三地传授发扬京剧余派艺术梦想彻底破灭，在姚玉兰与杜美霞的力劝下，她终下决心寻着杜月笙的归宿来到了台湾，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在这块小岛上传递着传统京剧艺术的香火。她特意选择在“信义路”定居，“信义”二字，正是她一生所坚持、所操守的品格呀。

冥想之间，忽然，两位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男人影像渐渐清晰起来，虽然他们都早已仙逝，却栩栩如生地向她走来。“妈咪（对小冬的爱称），依还惬意吧！阿拉过去的时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依啊！”这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杜月笙，孟小冬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杜先生”，他的脸依然是那么苍白，充满失落、忧郁的神情。他生前曾不可一世，身后任由世人评说；往事如烟，人间世事已了无挂碍，他只期待着和孟小冬在另一个世界再次团圆。

在杜月笙身后站着的是她在如花似玉含苞欲放的少女时代生命中的另一半——梅兰芳，当年的三十岁的梅郎显然是发福了，据说他在大陆名利双收，被誉为德艺双馨的梨园圣主。“冬妹，畹华当初愧对于你，伤害了你，令余至今不能瞑目哇！呜喂呀！呀！呀！”孟小冬好似又听到了她久违而熟悉的腔调。是啊，当年也许他是有难言之隐，孟小冬还是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唉，一切都过去了。”她再也不愿多想那些令她心碎的往事，当她转过身来再寻杜月笙时，见其已经远去。“杜先生，等一等，我来了！”孟小冬撇下发呆的梅兰芳，匆匆追赶着杜月笙，飘飘然如嫦娥奔月般腾空而起……

孟小冬，这位为中国京剧艺术留下丰厚遗产的不幸世纪女伶人，又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一、冬皇凌空出世

1907年12月9日，农历丁未年十一月初五，在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同庆街观盛里（今观津里）一条弄堂中的普通阁楼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就是日后红遍大江南北，被广大戏迷誉为“冬皇”的一代坤伶——孟小冬。

相传民间对女子生辰素有“腊月羊，守空房”的说法，为了回避这不祥之兆，其父母改称小冬出生于1908年。而这个中国自古流传深远的命学说法，让这位菊坛一代宗师，终未能逃过这不幸的一劫，在自己的戏剧人生中，演绎了一出“冬皇悲歌”。更不幸的是在近年出版的有关孟小冬的传记中，对其生辰，籍贯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有些作者竟道听途说，煞有介事地演绎出小冬乃孟鸿群领养者之奇谈怪论，扰乱视听。

孟小冬乳名若兰，本名令辉，因生于冬天故取艺名筱冬，后改小冬，晚年自署“凝晖阁主”。原籍山东济南府。

祖父孟七，老徽班出身，学乱弹与昆曲，唱武生兼武净，是与谭鑫培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净艺人。为谋生，一直在长江下游一带跑码头。1860年5月，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以破竹之势，迅速攻占了江浙大部分地区，三十岁的孟七参加了太平军，在陈玉成帐下的同春班里任教师。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迁至上海，带领五个会唱戏的儿子在上海天仙茶园长期演出，与当时丹桂茶园夏月恒父子同为沪上两大梨园世家。19世纪末逝于沪。

大伯父鸿芳，自幼从父学艺，好读书，爱钻研武打的各种荡子、把子及跟头，在丹桂茶园任武打行头。早年的武行头，全凭口头说戏，由孟鸿芳开始，武戏场子才有提纲。他是秃子，嗓子好，会戏颇多，却喜欢唱小丑，后由演武生改丑角。

二伯父鸿寿因为脚跛，不便登台，孟七只得命他学习场面。那时的丹桂茶园，一如其他戏班，梆子皮黄两下锅（就如当今名伶裴艳玲梆子、京剧双艺绝佳），所以武场的打鼓，文场的京胡、梆胡，他们都能打得严实火爆，拉得脆亮高昂，而且他还懂得不少梆子戏，因此上海的一些科班，都争聘他当教师。也许是他太热爱京剧艺术，也许是他要和自己的命运抗

争，在民国初年，孟鸿寿硬是跛着脚登上舞台演戏，专演以唱工为主的文丑，并取艺名“天下第一怪”；在新开张的新新舞台亮相，演出了《拾黄金》、《十八扯》、《财迷传》、《戏迷传》等戏，竟然轰动一时。更出彩的是孟鸿寿十年后，又登上了北平吉祥园的舞台，那天大轴为余叔岩的《打棍出箱》，压轴是朱琴心的《打花鼓》，中轴就是他的《拾黄金》。朱素云的《岳家庄》和俞振庭的《金钱豹》，都排在他前边。后来又演过几场，戏目均列在中轴。一位来自上海的跛脚小丑，能在京剧的圣地北京大出风头，放出异彩，堪称奇事。

三伯父鸿荣，先向王庆云学武旦，后入小金台科班坐科，地点在六马路（今延安东路云南路附近）一条弄堂内。原天仙茶园一批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如老孟七、任七、熊文通、陈桂寿等，被聘为兼任教师，艺徒共有六十余人。孟鸿荣在坐科期间，主要向父亲学武净、武生，还向大哥鸿芳学老生。他是孟七几个儿子中最能传承其父衣钵者，出科后乃放弃武旦，正式改名“小孟七”，在丹桂第一台及天仙园演出。也常去苏州、杭州，专演文武老生及武净戏。《战长沙·黄忠降汉》、《九更天·代滚钉板》、《定军山·斩夏侯渊》、《战宛城》、《下河东》、《水淹七军》等都是他很有号召力的剧目，每到一地均受到热烈欢迎。1902年在杭州演出《铁莲花》时，剧中的娃娃生就是由刚以“七龄童”艺名登台的周信芳配演。周在戏中滑雪时，竟做了一个“吊毛”的身段，引起小孟七的兴趣，认为这孩子会演戏。所以周信芳成名后在上海新新舞台主演时，常邀小孟七合作。小孟七对周信芳十分佩服，而周信芳对小孟七的红生戏也特别赞赏。小孟七的老生戏也有一定水准，常演的有《徐策跑城》、《乌龙院》、《御碑亭》、《审头刺汤》等，其中丑角张文远、汤勤等均由其兄鸿芳配演。他串演武旦，跷功也奇佳，这原是他童年时所学。此外，他还能编剧，有不少好戏传世，著名的如《鹿台恨》等。真是多才多艺的戏篓子，无所不能。在孟氏家族中他红得最早，享名最大。当年的老戏迷、剧评家李浮生曾这样撰文评说：“说实在，小孟七乃属实至名归，他的盛名早于麒麟童（周信芳），如若他能多活几年，那么坐南方文武老生第一把交椅的，很可能是小孟七，而非麒麟童了。”

孟鸿群，孟七之五子，是孟小冬的生身父亲（曾有多种版本演绎出孟小冬非孟氏所出的奇谈怪论，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秉承父业，攻